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四一四

後漢書卷四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劉玄劉盆子列傳第一

劉玄傳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侯熊

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賔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

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

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

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苳而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芎鳧苳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芎音胡了反鳧苳續漢書作符營新

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

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

綠林中

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卽其義也綠

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也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荆

州牧某

史闕名也

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

杜

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北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

輜重

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等復遮擊之鈞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攽曰案馬謂

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

遂攻拔竟陵

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長壽縣南轉擊

雲杜安陸

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

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

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

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

續漢書卬作印

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

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

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

人陳牧廖湛

廖音力弔反

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

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

是時

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

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

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

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卽
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
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
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
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
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
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
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
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
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

國將哀章守洛陽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諡以爲姓

更始遣定國上

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

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

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

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

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爲水所漸潤故以爲名

收璽綬

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

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

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

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

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

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旣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

忤顏色變也俛俯也

諸將後

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

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
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歆爲
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
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
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尚書胡殷爲隨
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
在今豫州鄆城縣南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
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陰平縣屬
廣漢國驃騎大將軍宋佻
爲穎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

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

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

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

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

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

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

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

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抵擊也

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更有

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

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

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

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

襜褕諸于

見光武紀續漢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
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爲赤眉所殺也

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

公羊傳曰炊烹爲養

軍帥將軍

○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

此當作師

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

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春秋

漢舍孽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故三公象五
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

阜令爲帝佐以匡綱紀

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

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宜釐改制度更

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

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

捕盜賊也。○劉攽曰注捕賊掾案前書合作賊捕掾

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

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

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

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

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

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

孟

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

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

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

濟之美

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

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
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
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
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
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

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

今涇州縣

也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

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
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

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爲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人至弘

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
湖卽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虢州湖城縣之

間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

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
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
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
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
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
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揠以拒之揠音
子侯

反續漢志曰新豐有
鴻門亭揠城卽此也

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

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臘時共劫更始

前書音義曰驅

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臘其俗語曰臘臘社伏驅音丑

于反臘音婁

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

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卽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

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洛門

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

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

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

汝兄汎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

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爲厨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

也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

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

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

或作

丕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

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
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
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
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
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
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
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
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
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益殺之劉

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孰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

襄邑卽春秋襄

牛地也今爲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州縣故曰徙巡卒子姚嗣

封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

有未至者也

史記曰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觀兵孟津

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輕黠謂輕銳黠也烏合如鳥鳥之羣合也

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旃之

所搗及

搗與
麾同

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

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

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爲權首將受其咎

陳項且猶未與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傳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

式縣名中
與縣廢

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高

帝孫朱
虛侯也

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

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

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
漢書曰呂母子名育爲游徼犯罪

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

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
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
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
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
數十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揜虎揜音於
責反力可揜虎言其勇也今爲猛字揜與猛

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

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
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
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
起兵於莒

東觀記曰樊崇字細君

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

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

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

劉劭曰案逢字從彖音麗字自從彖非借逢爲麗音此

傳內皆誤

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音麗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釋

謝祿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因擊王

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

殺萬餘人遂北入

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因以爲

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旣寢盛乃

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

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汎相稱曰臣人

○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

府取耳目所熟者爲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爲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爲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竄稱巨人今此爲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

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

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

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

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

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爲大尹

戰敗

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

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
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
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

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

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

今汝州梁縣也

擊殺河南

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

厭倦

皆日夜愁泣思

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

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

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

象曰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前書曰陸渾縣有關在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兩道俱入三年

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

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

社稷故郡國多爲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

官何故爲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

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

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

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

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

今華州縣

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

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
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
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卽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
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

攷曰案吏當爲
史說竝見上

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
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
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筥中
札簡也筥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
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

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

棄之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覆髻

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

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

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直棊履棊履文也

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卽半頭幘之製也

蓋直刺其文以爲飾也乘軒車大馬赤屏泥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絳襜

絡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而猶從

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

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

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

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

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門名東都門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

謹譁也謹音火完反

拔劍擊柱

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

也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

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

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於

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

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殺亦亂也

兒戲尚不如此

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日格

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

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

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唯

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

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菹根

爾雅曰葵蘆菹音步北反菹字

或作菹

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

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

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

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

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

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

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

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

劉恭爲式侯言衆立天子

非恭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

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

離避也

誠冀諸君肯哀

憐之耳因涕泣噓唏

噓與敬同

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

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

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
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
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
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
三馬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
青蓋左右駢駕三馬

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

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
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
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
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

爲玉匣也

故赤眉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

擊之於郁夷

郁夷縣屬右扶風也

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

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

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時漢中賊

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

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

祿救至夜戰橐街中

二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橐街

禹兵敗走延岑及

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

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

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

破也岑卽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

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

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

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遣人往往聚爲營

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

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

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

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

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

眉於湖

湖縣故城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

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

卽峭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

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
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
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

寶劔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

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鄆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帝

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
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
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

宗室無蚩者

釋名曰蚩癡也

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

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

也詩曰倭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

又曰諸卿大爲無

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汚井竈

溺音奴弔反

然猶有三

善攻破城邑

○劉放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

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

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
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
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
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均輸官名屬司
農肆市列也桓
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
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使
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公初

起無所聞知借我
中興風雲之便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

阻特也

盆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器
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後漢書卷四十一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劉聖公傳共攻離鄉聚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

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

臣承蒼

按離鄉乃聚名若

南陽之夕陽聚南郡之藍口聚丹陽聚皆是也郡國志於南新市侯國下注按本傳有離鄉聚綠林則離鄉聚與綠林均爲地名可知章懷注非

後漢書卷四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第二

王昌傳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爲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術任

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

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子武仲自稱劉子輿

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

曳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佞身就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
鸞也

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

東觀記曰宮婢生子
正與同時卽易之也

與年

十二

○劉攽曰案上下文皆
言子輿此少一子字

識命者郎中李曼卿

識命
謂知

天命也

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

丹陽楚所封地在
今歸州秭歸縣東也

二十

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

須待也

林等愈動

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

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

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

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

故趙王之宮也

立郎爲天子林爲

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

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劉敞曰案文多下一日字凡

有日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日也

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昔遭趙氏

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

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

韓公等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

解形猶脫身也

王莽竊位獲罪於天

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
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

驅

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

朕仰觀天文乃興于

斯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
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
與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及翟

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

天子所在

疑刺史二千石皆

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强者負力

負恃也

賜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

痍傷也

朕甚悼焉故遣

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

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走信都

走趣也音子豆反

發兵徇旁

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

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

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

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
滿作滿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

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傳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

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

爲王

莽所誅更始卽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爲梁王都睢陽永

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輔國大將軍防弟

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

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

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

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

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

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爲更

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

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

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爲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爲齊王董憲爲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

反音備

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

茂建走鄴

今亳州縣也
鄴音在何反

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

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

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

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

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

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

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

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

桃鄉故城在今兗
州龔丘縣西北也

龐萌傳

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
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
卽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

解見明紀

龐萌是也拜爲平狄

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
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
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
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
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
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

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新陽

新陽縣屬東海郡

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

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

建陽去昌慮三十里

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

帝至

蕃

蕃音皮又音婆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枝糧盡果引去帝
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
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繪山
繪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縣
東北繪山卽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往

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

龐萌走保胸

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
城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闕門卽此地也

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

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

贛榆縣名今
海州東海縣

也贛
音貢

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

進盡獲其妻子

○劉攽曰案
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

子皆已得矣

爲吳漢所得也

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

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

方與音防

預

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爲列侯黔

陵關內侯

張步傳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爲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爲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爲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

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

乃理兵於劇

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

以弟弘爲衛將軍弘弟藍

立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

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寢廣

寢漸也

兵甲

日盛王闔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

兵引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闔按劍曰太

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

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闔關

掌郡事

關通也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

齊拜步爲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爲齊

王步卽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
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
紆爲天子自爲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
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
齊人多詐汲黯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

攻之以其將費邑爲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
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

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

步退保平壽

今青州北海縣也

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

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

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負愧也再言之者愧

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

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爲

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

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

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

也哀帝時爲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爲大司馬寵愛貴盛

閔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

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劔至宣德

後闈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

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

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
禍至邪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
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爲東郡太守閔
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
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傳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爲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令職

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

憲爲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
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爲天子置公卿

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

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廬江舒縣

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

軍士帛意

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

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

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

屯濞山攻殺安風令

濞山安豐皆縣名屬廬江郡濞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

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楊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

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爲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

曉喻其意

而降之也

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濞山人共生爲

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傳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

容貌能飲飯

飯音扶遠反

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

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

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攽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

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

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

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

抵歸

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

謂幽并也

承制得專拜

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閭故人相見歡甚卽

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

幽州潞縣西北也

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

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

傳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

武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

鄲寵轉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

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負恃也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

此懷不平

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

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

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爲

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

語曰夜半客甄長伯

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軍

及莽

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也買易也積珍寶益富疆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枉譖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

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輒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遣使以美女繪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

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

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

塵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日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其妻

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祖冠幘踰城髡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

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

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

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

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

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又

卽勅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

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
奴乃梓其妻頭擊其頰

寵急

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

呼奴爲將軍
欲其赦已也

於是兩奴將妻入

取寶物留一奴守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

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

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

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

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

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稽停也

書成卽斬寵

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

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利
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傳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

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

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爲武帝
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
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
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支伯常以是言
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

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

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上將

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爲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

曰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

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

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

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

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爲漢帝以程爲中郎將將胡

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

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

渠王入五原塞

塞屬五原郡因以爲名

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

芳還漢地爲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

俱入塞都九原縣

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

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竝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

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

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

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

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竝不尅十二年芳與賈覽

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

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

封鑄胡侯

鑄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鑄羌侯卽其類

昱弟憲武進侯十六

年芳復入居高柳

高柳縣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

與閔堪兄林使使

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繪二萬

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

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

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

兵革竝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覲

覲望也

期於奉承

宗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

下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

故

肺附若肝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

備北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

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

集

字不敢遺餘力負恩貸

負猶背也

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

昌平縣名故城在今

幽州昌平縣東南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

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

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

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駸

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

和屯聚青山

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乃遣將兵長史陳訢

呂忱云訢古欣

字

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

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

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

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世不

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

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

公愛其甘棠

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

又況其

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子者豈有國之

遠圖哉

○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因時擾攘苟恣縱而

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月之間

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破

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

觀其智畧固無足以憚漢祖發

其英靈者也

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發英靈而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

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野戰羣龍

喻英雄竝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羣龍無首吉也昌芳僭詐

梁齊連鋒

梁王劉永齊王張步

寵負強地

據漁陽也

憲縈深江

起廬江也

實

惟非律代委神邦

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破滅委棄其神臯之

國伏於光武也

後漢書卷四十二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昌傳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注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

臣承蒼

按上文已言識命者郎中李曼

卿此知命者卽曼卿也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劉攽刊誤安風安豐皆縣名從傳

是○

臣會汾

按郡國志安風安豐皆屬廬江郡安風

爲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後漢書卷四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囂傳 囂音五 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

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

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

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

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

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

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

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

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

諾囂旣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

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

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

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

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

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

未備物神明其舍諸葛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葛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

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薶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

該音引字詰鋌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爲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盞之類前書甸奴傳

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七也撓攪

也以七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

曰凡我同盟

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

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

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

歎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薶血加書一如

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

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

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

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

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

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敞曰大尹

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

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

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

等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

爲祥瑞

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

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

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

至五十餘人○劉歆曰案本傳作五千人

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前書朱光世曰

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

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

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禍福

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

天術援引史傳

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侯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

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
因搏心史記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
大哭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
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循亡秦之軌推無

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

也謂莽分坼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
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

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
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

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
之爲銅構櫨飾以金銅瑀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
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
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日元城孺子王案本
王翁孺故稱孺
王不當有子字
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

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

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一日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

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灌以醇醢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

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葬之政令日變官

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

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

非井田制
投四裔

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

爲六管

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

日苞苴簞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
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賄爲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

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没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
人犯鑄錢伍人相

坐没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
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

鍾官主鑄
錢之官也

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旣

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
同時十道並出

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
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西侵

羌戎東摘濺貊

摘擾也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
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
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
使四境之外竝入爲害緣邊

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

故攻戰之所

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
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
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

顛殞還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

舉衆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

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

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

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

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日服于高句麗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

周禮日日出日理兵入日振旅詩周頌日載載于戈載橐弓

矢橐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

責在君上旣安其業則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

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

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

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

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

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

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始造也英雄

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

崇郭隗想想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

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大旨

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

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

日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

乾隆四年校刊

狼狽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不

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

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

滅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雪恥臣請從會

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攽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咎犯謝罪

文公亦逡巡於河上 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

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

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

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

涇州安定縣東也

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

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爲名

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

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

亡

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

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

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爲平河

爲掌野大夫平陵范滂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醑

申屠剛杜林爲持

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

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

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

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

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

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今原州平原縣南涇陽故城是也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

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

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

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

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

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

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但驚馬

鉞刀不可強扶

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鉞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鉞刀爲

銛言駕馬銛刀不
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

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于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

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羣

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敞傳

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

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躑躅猶脚蹶也

徵將

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

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爭

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

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歲中成功之時

故舉以爲言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事見史記

自今以

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問構也

自是恩禮愈

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

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

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

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

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

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猶鐫鑿也

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

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

之太平

喁喁衆口向上也

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

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

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

居垂惠俊彊周建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

儒生謂馬

援說囂歸光武秦豐等各據州郡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

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

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

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

元請以一

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

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

脫於淵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

神龍失執卽還與蚯蚓

同

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囂心然元計雖遣

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

之

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

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

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

說文曰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

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

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馮異

營游爲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

至鄭被盜

鄭今華州縣是也

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

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

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荆州也

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

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

白水

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

又多設支閣

支柱障閣

帝知其終

不爲用叵欲討之

叵猶遂也

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

弁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

懼卽勒兵使王元據隴坻

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

源縣西

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囂戰大敗

各引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

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

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家語孔子謂曾

子之詞也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

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

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汧水名因以爲縣屬右扶

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

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

柴將軍柴武也

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

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

關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

浩亦大也

吾年垂四十

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

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

欲其寧靜北邊

也遣兵往來爲之援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

槃

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

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

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

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

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
來歙曰吾所以勦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
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
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

行巡守番須口

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

王孟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

或作筭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牛邯軍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

州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弁

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歆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

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

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扼持也史記云天下

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

遵爲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

每及

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

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

衝視其形執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滯之中而不滓汚也

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

相齊

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

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

黥布杖劔以歸漢

黥布爲楚

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劔歸漢王也

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

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

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

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

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

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

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

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田橫爲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

若遂

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爲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

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

潁川賊起故東歸

月

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

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亟音紀力反

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

數月王元行

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

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

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爲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康

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

恚憤而死

續漢志曰王莽未天水童謠曰出吳

門望縱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

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縱羣山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明年來

歎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伏羌縣西

周宗

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
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爲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
破延岑元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王惠孟鏘鏘激昂述困於東平也

牛邯

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

直杜林

○劉攽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太中大夫馬援竝薦

之以爲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
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糺族

援引也糺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之也

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于大

國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執百

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區區兩郡隴西天

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以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至使窮廟策竭

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

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

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

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此議者寡

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

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爲敵則不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

焉哀帝時以父任爲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

稍增秩爲郎焉

後父仁爲河南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秩比二千

石也而述補清水長

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

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爲號

月餘掾辭歸白仁曰

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

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

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

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縣也

復有能名及更始

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

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

漢郡今益州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

州爲庸部其牧宋遵也

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

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

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

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豪傑

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

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

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

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

副以漢中亭長聚衆
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

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

立志乃使其弟恢

恢本或作淡

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之

綿竹

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

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

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以投天隙

天時之間隙也

霸王之

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

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

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

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笮音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

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

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果實所生無穀

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橋柚之園又曰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

不餓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衣音於既反名材

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

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為托關以拒蜀故基在今硤州巴山縣地方數千里戰士

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

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

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

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

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

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

能者

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爲期

說文云人音私系音係胡計反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

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

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

以起成都故號成家

色尚白建元曰龍

興元年以李熊爲大司徒以其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

司空改益州爲司隸校尉蜀郡爲成都尹

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

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爲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焉

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

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

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

城西南有白水關也

北守南鄭

今梁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

將軍任滿從聞

中下江州

閬中江州皆縣名並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

東據扞

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

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

皆拜爲將軍遂

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

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舩

蓋以帛飾其蘭檻也

多刻

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

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

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爲漢兵

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

東觀記曰筑陽縣人

始起據漢

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劉放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走至南

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

人岑戎竝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敗故二人皆

降於述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

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

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

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岬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

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北○劉放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

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

置鐵官錢

置鐵官以鑄錢

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

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

公

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

明漢

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

據漢十一帝言十二代者并數呂后

一姓不得

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

轅受命公孫氏握

錄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

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

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

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

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

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

鐵契石龜文圭立印等爲符瑞言不足倣倣也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

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

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爲

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

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玉材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竝

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

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

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

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爲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

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阜間項羽射傷漢王胷後復戰

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

就於滅亡也

○劉攽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

隗囂遭遇

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

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

囂傳云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

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

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

友處士

章句謂鄭興等也處士謂方望等也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

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

不爲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歸

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

次而歸光武

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

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王氏卽王

莽也

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

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

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

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
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
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
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
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
鄒陽云周用
烏集而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
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
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
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

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

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

法駕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闕戟皮軒鑾

旗旄騎

旄頭之騎也

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闔又立其兩子

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爲成敗未可知

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

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

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

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

倉

述以色尚白故改之

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卽詐使人言白帝倉

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

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

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明年使

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

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

巫及夷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陝州宜都縣西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

也在今陝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

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

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渝州巴縣

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

縣名故城在今眉州

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揚雄法言

日王者之言
炳若丹青

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

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
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歛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歛
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竝爲大
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
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
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類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歛岑彭
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
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

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

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

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

人以配岑於市橋

市橋卽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

南四里

僞建旗幟

幟幡也幟音昌忌反又式志反

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

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

宮軍至咸門

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

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

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

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令

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

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刺述殺之

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

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

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

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

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

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良猶甚也

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

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爲太常隆爲光祿勳以禮

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竝蒙旌顯

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

程烏

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爲南越王番禺縣屬南海

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爲名

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

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

飾邊幅

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

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

也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及

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千寶

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

後漢書卷四十三 列傳 三十四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時天數有

違江山難恃

違猶去也

後漢書卷四十三

後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注文伯盧芳字也○

臣承蒼

按盧

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故當時之人但知爲劉文伯不知爲盧芳文伯非盧芳字也芳字君期見本傳

後漢書卷四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四十四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第四

齊武王縯傳 子北海靜王興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

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

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

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

連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四方潰畔

此亦天

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

柱天者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衆也

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

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藍鄉

此陽縣有藍鄉

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

酈元注水經曰

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淳作諄者誤○

劉敞曰潢字據
注唯當作黃

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

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

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

宜秋聚名
在泚陽縣

乃往爲

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

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

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

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

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

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

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餽鼓行而前

破釜餽示必死
也鼓行而前言

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

金甌

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

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

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

像於塾旦起射之

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埠案說文云

射臬也廣雅埠的也埠音之允反

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

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

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

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

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

脣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脣復有所立
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
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
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
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

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

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脣所立者賢相率而
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脣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
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
無功

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今日之議不得有二

衆皆從之聖公旣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

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

登城言曰

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

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

下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

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

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

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

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

也令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

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

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

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今建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

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

將

貴將朱鮪等也

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

將兵擊魯陽

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

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

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

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

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

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

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

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

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

試守者稱

職滿歲爲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爲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

亦有平陰故城

遷梁郡太守

今宋州也

立二十一年薨諡曰

哀王子殤王石嗣

○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諡蓋是煬

字

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

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

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

續漢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

數被譖訴建中初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

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

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爲庶人徙丹陽

丹陽故郡城在今潤州江寧縣

東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通曰所以設屏

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爲小君諸侯之妻

稱曰宮衛周備出有輜駟之飾輜駟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

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

斂制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

日訴加誣焉日譖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汙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

而亂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

爲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

於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謂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

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
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爲齊王是爲惠王立五十
二年薨子頃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
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

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爲哉

下客謂毛遂馮援之徒也

其慮將

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王者以遠祖配天以父配上帝

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

信先成於敵人

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

赦岑彭以顯義

初彭守宛

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封彭爲歸德侯

若此足

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謂不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

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蜂蠶爲戒

蠶蝸也左傳臧文仲

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蠶有毒而况國乎

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

易哉

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

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

嫺都性婉順自

爲童女不整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

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

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

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

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爲魯哀王與其歲

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

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循行屬

縣理寬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

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

九縣租入倍諸王也

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

侯

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名馬坊城也

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

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

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

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

乘輿尊者

居中執轡在左

中興初禁網尙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

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

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

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

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

召而謂之曰朝

廷設問寡人

朝廷謂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

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

哉

吁音于孔安國注尙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

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

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立

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二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爲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爲北海王是爲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

少子爲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

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閭令人視之還白方坐陷

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且欲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爲詐汝耳當復何苦乎

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

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

害

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縵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更始立以良爲

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卽位乃亡奔洛陽建

武二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

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

節王栩嗣

栩音况羽反

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

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

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商
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
初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

小妻

小妻妾也

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

王宮門有兵衛亦爲司馬

門東觀記曰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邢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爲內焉。劉放曰注削中丘縣屬趙國案文當更有中丘二字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

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
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
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

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

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

光武族兄春陵康侯

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

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

徙

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墓元帝許之

元帝

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

拜廬江都尉

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

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

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

安衆康侯丹長

沙定王子崇卽丹之玄孫之子

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

東觀

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

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

就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

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莽將危漢室

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

回曲社稷傾覆

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

謂元后平帝也

高皇帝所以分封

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

乃爲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

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敞爲

嫡子終娶宣子女習爲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

會宣弟義起兵欲

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

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

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

孤者特也卑於公尊

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社

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

始立以社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從西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

東觀記曰

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

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

馬衣服追諡敞爲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爲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

嗇夫

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
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
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

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

臘歲終祭神之名也

置齋夫佐吏各

一人

○劉攽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齋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

平後坐與諸王

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傳

泗水王歙字經孫

歙音許及反

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

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
建武二年立歙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

今淄州縣也

十年歙

薨封小子燿爲堂谿侯

燿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燿或

作

燿奉歛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

爲卽侯

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卽音其紀反

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

陽侯

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

歛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

之起茂自號劉先職

續漢志曰茂自號爲劉先職

亦聚衆京密間

京縣

屬河南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滎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

稱厭新將

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旣至河內茂率衆

降封爲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

爲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爲

人謙遜永平中爲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

鄧州穰縣南
今謂之朝城 浮弟尙永元中爲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

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爲妻得紹護封爲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爲亭侯

安城孝侯賜傳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

蒼梧

郡今梧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

信賣田宅同拋晉交反財產結客報吏續漢書曰王莽時

所浸蔡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

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騫賜兄欲爲報怨貞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四人○劉攽曰注釜亭侯

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釜侯亭長蓋此亭名釜侯也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

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

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

後赤眉破更始賜所

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卽位乃西之

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

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

安城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時幸

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

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

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鄧州東也

坐楚事

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

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

汝陰屬汝

州南郡故城卽今潁川郡汝陰縣也

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卽

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
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

續漢志慶字翁敖

春陵

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

閭里門也

少相厚更始卽位

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
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元二年封成

武侯

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

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

使擊破六安賊

六安卽廬州也

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

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

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

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

氏縣西北

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

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

東觀記曰

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

娶於樊氏皇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

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

侯

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

國爲弋陽侯

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

也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

聞

東觀記曰梁字季少

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

大將軍暴病卒

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

續漢志曰憲字翁君

春陵

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旣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

辨

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

復與延岑連戰

岑引北入散關

散關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至陳倉嘉追

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

谷口

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北四十里鄠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峻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

大

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

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

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卽宣帝旨嘉乃

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

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

秋復封嘉子膺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

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
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

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

倉卒匪圖亡我

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卷四十四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

齊武王續傳普立七年薨○諸本同按普以安帝永初元年封至延光元年爲十七年傳脫十字

趙孝王良傳子節王栩嗣○栩字章帝紀作盱

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監本元年上無年號

臣承蒼

按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
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未薨之前史家
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叙之耳

後漢書卷四十四考證